小倉山房文集

錢唐袁枚子才

公生明論

或問公生明荀子之言非歟荀卿之治人也覃精竭思公矣而人不治荀卿之治國也引經法古公矣而國不治以是觀之公奚能生明歟袁子曰子亦知夫荀子之所謂公非今之所謂公乎夫公者對乎私而言之也必先知何者謂之私然後知何者謂之公所謂私者非貨利而已也自賢自智強不知以爲知私矣矯俗矜廉避嫌好勝私矣喜功名之已出攘他人之我先私矣氣質之麤學術之偏私矣私卽不公不公則不明貨利之私

知其不可而犯之者也其害於明也淺意見之私不知其不可而犯之者也其害于明也深彼無私者非聖人耶然而聖人不自知其無私故邇言必察昌言則拜舍已從人以求其明其求明之心卽公也旣公矣焉得不明彼有私者非庸人耶然而庸人不自知其有私故不咨于人不詢于衆悻悻然惟所欲爲其自以爲無私之心卽私也旣私矣又焉得明天下林林而生總總而羣先王所以設君相而治焉者慮其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愛故也他人之父子兄弟私也與先王何與而爲之立政設教以求其親愛則先王之公也周官論刑曰議親議貴孔子於賢曰舉爾所知於親曰父爲子隱詩曰

遂其私人曰言私其猶古之聖人不自諱其私又惴惴焉若懼人之忘其私而爲之代遂其私嗚呼何其公也惟其無有已之見存而萬事萬物無不文理密察以措之於至當公之所至明自生焉或曰子之言公是矣今之明者多流于刻何歟曰刻非明也卽昏也夫明者明乎其所當明也刻者明乎其所不當明也當明與不當明亦了然易曉矣而尚且惜焉非昏而何日月之明容光必照然容其光則照不容其光則不照也若夫螢火鬼燐熒洄中猶營營然照之爾大學曰在止於至善明乎所當止之處故曰明彼貿貿然抉摘不已者是不如止於邱隅之黃鳥也固禽獸之不若也而得謂之明乎

人不小慧者不大愚不小忠者不大詐故憒憒之昏淺而察察之昏深見於一偏之明小而攬其全局之明大仁而不明者有矣未有明而不仁者也可以寬可以嚴可以生可以殺惟其當耳當斯公矣然則謂明生公也可

佛者九流之一家論

韓子闢佛太過自傅佞佛太愚折衷者其北朝高謙之乎謙之之言曰佛者九流之一家耳夫九流者君子之所不得已而存焉者也三代下四民不足以盡天下之民于是陰陽星巫佛老諸家興焉如人身之有胼指贅疣如人家之有羸僕有惰遊子弟亦皆不得已而存焉者也倘必欲灸除而攻去之灸能戕灸必戕然予以爲佛之非佛自知之不待人攻也惟其自知故所以備攻者無所不至而所以自衛與誘人者亦無所不周天下有非其力而可以奚食者乎佛知之故茹素有非其財而可以厚蓄者乎佛知之故火化有僇民而可以留種

者乎佛知之故不娶此皆佛之本意也然其說則託之于慈悲矣示寂矣不婬矣且慮其坐而食則病乃禮拜以勞之死而焚則炮乃塔廟以神之無子孫則絕乃招徒衆以續之取于人而自利則術破乃爲祈爲禱以利益之城市居則褻乃踞名山勝境以崇耀之曼衍其書一波觸一波又起故聰明者悅焉舍宏其教元惡大憝亦可懺免故下愚者悅焉噫使佛而果自信其說則飲食男女可也旌別淑慝可也直指其理以示人可也又何必衣支衣紺屣搢淄受而爲是汲汲者哉彼九流者其誕與佛同而不自知其非故且肉食矣婚娶矣取人之財以自養矣宜其教之行于世者不如佛也然不如

佛而能與佛常存者何也則以無業之民非此不獲與佛同故也凡以吉凶禍福之說動人亦與佛同故也夫吉凶禍福無人而不動心者也因人所易動者動之乘其虛有其餘裒多益寡以助補井田封建之窮以補周官閒民之職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周孔復生必不信九流而何肯信佛必不去九流而何獨去佛若夫吉凶禍福命也不因吉凶禍福而為善者知命者也孔子知命自言年且五十矣孟子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之說是何造詣而謂常人能之乎韓子以知命之君子望天下之常人而自傳又甘以常人自待吾以為所見皆出高謙之下矣

劉後主可比齊桓論

李密謂後主可比齊桓人疑其阿舊君余謂非阿也人君之道無他用人而已用人之道無他勿疑而已孔明之賢足用後主之用孔明不疑然則用伊尹即為湯用太公即為文王矣何區區之齊桓而後之先主歿後不聞後主下一詔行一事一則曰丞相再則曰丞相以為形迹無可疑乎則全蜀之兵孔明主之在朝之臣孔明黜陟之鞅鞅非少主臣漢萱之若則此其時也以為時事不足疑乎則街亭一敗陳倉再遁魏之君臣豈無反間之縱廉頗之失亡此其時也居可疑之時操獨信之識鄰先主家法孔明忠誠有以致之而要非後主之賢

不及此且吾以爲後主不特比齊桓且勝齊桓齊桓多内寵管仲不能裁後主妃嬪之數董允能裁之管仲死勸除易牙豎刁開方桓公不能從孔明死勸用蔣琬費禕董允後主能從之其不顛覆典刑也賢于太甲其不惑流言也賢于成王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也賢同孟莊子嗚呼使後主生守文之世臣如孔明者輔之致太平興禮樂未可量也丞相先亡而諸賢短命獨勸降之譙周老而不死豈非天哉且世之稱孔明者亦非知孔明者也稱孔明者疑若聰強服悍目無朋輩者矣不知孔明之賢即後主之賢也其賢奈何曰用人而已其用人奈何曰勿疑而已夫馬謖一用而敗似乎孔明非

能用人者不知此正孔明之能用人也帝堯不以一鯀之故而疑舜禹孔明不以一謖之故而疑諸賢觀其推雲長獎馬超拜許靖之虛名用秦宓之利口恕簡雍之倨床聽子龍之還綃縱法正之報恩怨泣楊顒之諫辛勤交元直而求啓誨平交州而問得失勤勤懇懇樂取于人孟子所謂好善優于天下者是也秦誓所謂斷斷兮無他技者是也後之人誤褒孔明而妄譏後主宜其不知爲政歟

荊軻書盜論

綱目荊軻書盜倣春秋之書齊豹也誤矣豹爲衛司寇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故曰盜荊軻非秦臣也爲天下除虎狼其見大處遠過豫讓非豹比也夫周之亡天下非若桀紂之亡天下也亡桀紂亡獨夫也爲獨夫報仇者頑民也周積德累仁千有餘年子孫衰弱無暴虐之迹不過尾大不掉以亡乎強秦而秦反有桀紂之暴以滅文王周公召公之社稷以大義論之凡爲周之臣民者復仇而義爲六國之臣民者復仇而義彼荊軻者獨非周之遺民乎雖無燕太子軻誠勇士亦宜行也嗚呼軻之刺秦王豈真以燕太子飲食供奉之美而遽以身

試哉軻雖下愚自待如螻蟻亦不應以區區之恩爲之死也盡天下之苦秦久矣其憐六國而思周也更久矣如姬之嬖侯生之老仲連之達張良之智田光之深沉樊將軍之慷慨高漸離之窮且瞽皆不能一日忘秦者也彼俱欲刺秦王蹈東海而甘心者也軻與田光樊將軍高漸離交最善共畜此志也久矣不過少督亢圖與匕首耳彼太子者亦人豪也刺亦亡不刺亦亡與其坐而待亡不如刺之所謂順正以行其義也當六國盡亡秦兵旦暮渡易水之時而責以行仁義張三軍此凶年勸食肉糜之說也假使藥囊不至武陽不懾殿柱不中刺死秦王軻一身當之扶蘇尚幼秦大將擁兵于外其

時張良田橫魏豹之徒必有環視而起者秦燕之存亡未可知也天之歷數必歸于秦而召公之血食終于就斯豈軻與丹之心哉且軻固非暴虎馮河者也待客與俱何嘗非臨事而懼之意而丹臨孤城待盡之時勞心焦思皇皇促行者亦人情也國勢倉皇既少同心又懼漏洩故軻不能將已意達之于丹丹又危且怯計無再復而遂爲白衣冠之送君臣上下出萬死不顧生之計圖存社稷君子讀史至此將潸泣哀傷之不暇而反加以盜賊之名此又丹與軻所不料于千秋萬世之後者也或曰然則張良之擊與軻同乎曰張良之擊報于事後也軻之刺救于事前也軻事成而燕且不亡是軻更

賢于良也宋儒以良遡高祖義而尊之見軻敗丹斬賤而貶之論成敗不論是非究際之見可謂之春秋法耶

駁侯朝宗于謙論

侯氏曰于謙非社稷臣也故不諫易儲袁子曰于謙社稷臣也故不諫易儲侯氏欲論于謙先證孟子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又曰大臣者以安社稷爲容悅者也宣宗以社稷人民付正統正統不能守付景泰景泰能守之然則彼正統者固得罪於社稷人民而孟子之所謂甚輕者也其君輕則君之子更輕當其時正統既棄其天子之位而北狩矣譬如吏棄城將棄軍遁敵之擒而僥倖返國幸矣復欲償其官蔭其子孫此何理也晉惠公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光武曰使成帝復生天下不可復得唐肅宗即位靈武明皇西歸居賢如顏

平原郭汾陽無請上皇復位者何也至尊之位非如弈棋可朝暮易也若論太子之當廢不當廢先當論景泰之當讓不當讓景泰不當讓則太子非天子之子廢可也景泰當讓則羣臣當爭之於上皇返蹕之年不當爭之於景泰易儲之日景泰非周公比也周公抱成王未嘗踐天子位而景泰固已建元改號矣就使衛叔武有廻兄之美宋穆公有立兄子之義春秋責備賢者以之責景泰可也責于謙不可也夫謙固社稷臣也以安社稷爲容悅者也但願其君有治世之大功不願其君有諫諍之小節僉效婦寺之忠爭太子生日景泰默然知其爾諫亦不加罪在謙固聞之矣就使博一諫名未必

遐于帝怒謙誠近儒宜謙謙誠可上亦宜諫門謙之才卒不出此者其所見者大而用心純故也謙見殺時徐珵等誣其迎立襄王世子王文力爭謙不辨人以爲于公必無此事故笑而不辨予謂尤不足以知公之心也景泰廢太子見深立太子見濟未逾年見濟亦亡當是時儲位未定上躬不豫外寇猶存謙之心又恐社稷之危也必有密啟景泰爲社稷計者或仍迎上皇或仍立上皇之子或擇藩王之賢者而立之君臣魚水所論事秘外人不得知也故景泰聞鍾鼓聲疑曰是于謙耶以謙之忠帝豈疑其篡哉帝必深知謙之心惓惓於社稷之不可無人故疑其有所迎立耳然則景泰無子襄王

世子果賢於上皇果賢於上皇之子則迎立之謀亦不必爲謙謙也謙但知有社稷而已遑知其他吾又嘗讀宋史而歎明之不亡非謙之賢實景泰之賢也宋南渡時有相如李綱將如宗岳而不能用終於二聖不歸景泰用一于謙遂使社稷人民危而復安而上皇亦得生入國門及再竊大位而反戮其勳臣革其年號嗚呼究竟然而公論卒難泯沒故成化爲上皇之子而特旨褒公之忠正弇州亦當時臣子而深不以易儲爲非俠例宗隔二百年始生異議魏叔子從而附和之此非持論之苛由其學識之小故歟

書後

或難曰予以社稷爲重然則死建文者非與曰一則
社稷有人而殉之義也一則社稷無人而守之禮也
景泰得國景泰樂此哉　本朝王山史方望溪俱謂
公之不諫以身握兵權恐諫則景泰將忌公而禍殷
太子故也所見亦高然鄙意以爲委曲以取大臣之
心不如直捷以論大臣之道

魏徵論

魏徵者才得士也非賢臣也徵以諫得名而所諫不得與古諫臣比古之諫臣婉諫與直諫不同受賞與受誅又不同要在問其心而已其心純雖好貨好色孟子親勸其君而爲君子其心襍雖攻擊上身谷永日諫其君而爲小人魏徵之諫魏徵之心何如乎太宗銳意太平頗事粉飾名言讜論史不絕書縱囚吞蝗之事雖所不爲其不肯殺諫臣以自累也明矣當其諫也太宗有故縱魏徵之心魏徵有挾制太宗之意太宗示其意以引誘徵而博納諫之名徵反其迹以迎合太宗而彰能諫之直是君臣之交相籠絡以成名也曷足貴也使太宗

有納諫之實徵有忠諫之心則太宗不應貳過徵諫而不聽亦當去矣何君臣之喋喋不憚煩乎徵臨卒以諫艸付史官太宗大怒踣其碑停其子之尚主蓋至此而君臣爭名之心彼此露矣不然諫艸何與于史官而付諫艸又何損于太宗哉太宗退朝怒甚曰會須殺此田舍翁長孫皇后具簪珥以賀乃免夫太宗者英主也果欲殺徵殺可也何必退而詛咒如兒女子然蓋不如此不足以彰皇后之賢此太宗許魏徵以取名也太宗引徵望昭陵曰臣以爲獻陵耳太宗侍鷂徵奏事故遲鷂死懷中夫魏徵者直臣也果人主不當念亡后玩禽鳥諫可也何必佯爲不知而刻滿其趣不可施于友者而

竟施于君以爲不如此不足以動人之傳聞此魏徵詐太宗以取名也太宗納元吉妃殺張蘊古盧祖尚較望陵侍觴二事過孰甚焉而徵既無諫章又不去位其故何哉蓋徵固才智士也知其說之可以行即不行亦無害則諫知其說之必不能行而又犯上之所忌則不諫其事太子建成將屢勸殺太宗建成不能用夫高祖之天下太宗之天下也以徵之才智豈不知以吳泰伯勸建成亦豈不知以修身睦弟勸建成而忍爲此羽父華督之計者徵蓋深知建成昏暴不可以正言諫故也其諫太宗之心即其諫建成之心而已矣徵嘗爲李密官爲竇建德官再爲建成官終乃爲太宗官女之四醮而

以克家稱者也謚之曰貞愧矣

魯肅論

孫權以荊州資劉備肅勸之荊州不還權深爲肅病或曰肅心不忘漢故資蛟龍以雲雨或曰是肅之失計公瑾在必不爲此是二說者皆不明天下之大計而熟籌夫當日之形勢者也肅果忠于漢則去孫歸劉可矣何必懷二心以事君若以爲失計則當日之深于爲吳而得計者莫如肅淺于爲吳而失計者莫如呂蒙陸遜惜乎孫權之智短量小而不能用也三國時最强者操耳赤壁之戰權能獨力以破曹乎抑合力于劉以共破曹乎荊州得矣權能兼取蜀以獨立乎抑終不免于依艸附木以自立乎孔明之謀弱也先結孫權而後攻魏魯

肅之謀必也先結劉備而後攻魏魏可滅操可誅天下事未可量也魏未可滅操未可誅而唇齒已固外難不侵大丈夫將三分鼎足南面而稱帝耳安肯受人封拜屈節一朝局促如轅下駒哉英雄所見大抵同也惟孫權見不及此然後襲取荆州通和于魏而從此稱臣質子無虛日矣亦惟昭烈見不及此然後因荆州之故而白帝稱兵一敗嘔血矣不特此也昔操據形勝之地擁百萬之衆又得孫權爲之外應宜若無所掣顧者然趙儼襄陽之役不肯窮追關公勸留之爲權害操深然其說權請擒關自效操發露其奏射以示關而使之走夫以操之强猶欲學戰國兩利而俱存之說使自樹其敵

而以區區之吳乃欲外絶蜀援孤軍當操不已悖乎力不能當操勢不得不稱臣既稱臣勢不得不納貢而受封爵心有所不甘又不得不詭詞阿諛而陰爲反覆邪貞一匹夫耳敢于稱詔倨傲坐車自若而權以江東兩世之王業至于俯首都亭羣臣流涕此皆伯符父子之所傷心于地下而爲肅之所逆料者也得十荆州足償其辱否肅之言曰宜相輔協與之同仇曰總括九州先成帝業權雖有負此言然黃初以後魏好不繼蜀使仍通耶到無可奈何終不出肅之所料而徒然挂叛名于魏國竊尊號于暮年先王之姊妹不終合肥之號令不遠自埧自捐形同狐鼠不用良謀祇取辱焉古者虞假

道而併虢亡韓魏用而智伯滅陳涉不聽張耳陳餘立六國後以敗馬超受曹公反間離韓遂以敗權不能效韓魏張陳之謀而甘心于虞公陳涉馬超之下惑矣且權絕蜀好之後其不亡于魏者幸也蜀修關公之怨伐吳吳求救于魏劉曄勸襲之賴魏主不從以免出兵後魏偽助討備仍欲襲之賴陸遜收兵以免及至鍾會伐蜀吳不力救遂致兩亡此皆日後之明驗也然則知此者孔明子敬而外無人乎曰史稱曹操方作書聞權以荊州資劉備不覺筆落于手夫荊州已非曹有矣以一家物與一家與操何與而乃駭然震驚者正恐魯肅之計行兩雄相倚而天下難爭故也嗚呼操之才所以終

世孫劉仁哉

高帝論

用天下之兵不如用天下之鋒鋒創兵也合時與勢而鋒出焉敗國之氣累世不復勝國之兵所向無敵兵之勝敗鋒之利鈍實使之項羽以輕用其鋒而計失于高祖高祖以早藏其鋒而計失于匈奴均失也人皆知項羽之失而不知高祖之失者誤于史稱規模宏遠而不熟計夫當日之時勢也時莫利于相良平將彭韓勢莫利于誅秦滅項平城置酒高會自取敗耳何至一蹶不振祖宗弱于前而欲子孫振于後吾知其難也嘗謂高祖之得天下也晚故其爲子孫謀也太早而其除功臣也太速高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匈奴尚在而功

匪已甚何也當是時使高祖下詔曰朕有積怨深怒于匈奴諸公輔朕平天下共安輯之與諸公約王齊王楚世世享之遣韓信數千出酒泉彭越數千出上黨黥布數千出張掖其士馬皆百練之餘其器械皆攙堅之舊其父老習鬪兵而不爲怪其將校玩于兵而無所苦冒頓雖強不如項籍其將雖強不如龍且諸將或分或合或擊或守遝其謀秦滅項之餘威不數年而坐見匈奴之弱矣說者謂冒頓狡猾難與爭鋒夫楚漢方拒滎陽中原無帝彼以精騎長驅而進誰敢禁之徒恣睢于外地其無能爲可知或謂匈奴地遠阸塞非秦項比不知武帝時衛青霍去病才出韓彭下尚能浮西河絶大漠

封狼居胥以還其不難深入又可知且夫功臣之不善終亦高祖有以啓之耳諸臣既已列土爲王精兵奇策無所復用血氣方剛人人皆欲帝制自爲使當日者英雄疲老消磨于沙漠之場遣腹心如良平者監其軍高祖擁全兵而坐制關中諸臣既欲立功且釋疑懼誰敢結黨而西向此一役也匈奴服而功臣亦全卽使弓以彈鳥折狗以逐兔死其與殺之論之亦迥殊矣服強胡而開國東夷南越莫不震恐稽首于漢其爲子孫計不遠且大哉文帝之卑辭厚幣武帝之黷武窮兵皆高祖不用其鋒之過也晉郭欽請及平吳之威徙邊郡內戎于襍地晉主不從啓五胡之亂劉裕克關中急圖篡事

旋即乘歸致子孫受索虜之害唐太宗定天下擒突厥伐高麗厥後回紇且來助順宋藝祖欲復幽燕有志未成子孫寖弱此皆後世開國之明驗也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誰能去兵高祖縱欲與天下休息亦宜使猛士守邊待其至而與之戰何至聽齊虜之言以女乞和爲天子不能庇一兒女以付虎狼又乞兒女之靈以安天下何其悲也使單于據天下豈少乃女乎且項王得太公不能爲質匈奴應聞之矣則又何有于公主始則談笑而棄父于鼎鑊終則涕泣而棄女于絕域失天性之恩納外夷之侮辱氣至矣悖莫甚焉厥後匈奴貽書呂后備極醜詆嫚已視高祖爲齊景公也然則季布諫伐之

言非乎曰今有遠行者足疲勿輟數十里尚可致息以坐則肉騰筋頹難舉趾矣不于高祖用兵之日一勞永逸乃于惠帝息兵之日死灰復然觀釁而動布誠老將言也唯十萬橫行之說不斬樊噲而斬婁敬庶可以謝天下哉

此與郭臣論同作年甫十四受知于楊文叔先生雖于事理未協而筆情顛肆存之以志今昔之感自記

宋論

宋之病不病於小人而病於君子不病於君子之少而病於君子之多不病於君子之私而病於君子之公易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三代漢唐雖有君子爲朋黨攻小人常懼不勝未有君子與君子自相攻而置小人于度外者也有之者自宋始宋君子太多故意見雜出而各自以爲是其自信太堅故躬自薄而厚責于人其居心太公故厚於責君子而薄于責小人夫國事紛紛然非一人所治也一人子然非獨力所支也古之君子知其如此故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非其類者鋤而去之推

其心非以便乎已也期有濟於吾君吾百姓而便已之形迹亦受之而不辭當其時豈無意見學術與吾爲異者乎要在審其大畧其不降心以相從耳又豈無仇怨之積怙權之譏側目于其側者乎要在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而不顧其後焉耳此古大臣道也宋之君子則不然以相爭爲公以乞退爲高以責備賢者爲春秋法以縱有罪爲犯而不校是故歐公攻狄青唐介攻彥博伊川東坡互相攻所攻者君子也攻君子之人亦君子也王曾欲誅丁謂楊億救之太后欲竄蔡確范純仁救之所救者小人也救小人之人則非小人也嘐乎君子小人昭昭然判若冰炭猶慮人主狃而不察況自相淆混

反眼如不相識而欲人主能識之乎孔子曰吾未見好
仁者惡不仁者蓋不于惡之之嚴不足以見好之之切
劉向日月雖晦明於星之光君子雖非賢于小人之是
宋之君子皆汲汲而不察也且刻覈太至必有不肖之
心應之富公欲誅高仲謀希文曰恐剏延于滑日後吾
輩亦不免富公自河北歸中夜旁皇歎曰希文眞聖人
也夫希文爲宰相刑賞天下惟其當耳不應爲日後吾
輩計富公識深力定亦不應怵於利害而悔持前日之
法當宣仁時司馬當國熙豐小人耽耽虎視乘間欲發
形迹已露諸君子不以此時聯同人之歡行夬之決而
乃洛蜀互爭代人自攻過矣其進調停之說者又知調

傳小人而不知謂傳君子何也今有鄉民掩廬盜賊環伺其家不礪刃外向而惟鬪夫妻反目父子責善盜賊聞之寧不大快古者召公求去周公留之廉頗不悅藺相如下之蕭曹不同道而相和丙魏不同術而相為唐元宗將幸洛陽太廟災宋璟奏天災宜停巡幸姚崇曰太廟乃苻堅舊材故壞無害于行璟遂無言以璟之剛知崇之詖而不復爭者不肯以小妨大而傷賢者之心爲國故也宋則不然臣爭於朝而洛蜀分儒爭于野而朱陸分欲國無亡得乎

郭巨論

吾聞養體之謂孝養志之謂孝百行不虧之謂孝巨孝人也即慈父也即廉士也見可埋金可取耶不能養何生兒既生兒何殺兒以兒奪母食故埋似母愛兒也以愛及愛見請所與者矣見撫杯棬者矣殺所愛以食之是以犬馬養也母投箸泣矣奈何抑以埋聞母弗禁似母勿愛兒也以惡名彰母而以孝自名大罪也是兒者寧非乃母之血食嗣乎其絕之也殺子則逆取金則貪以金飾名則詐烏乎孝雖然僅折其理未發其術也爲之奈何曰知某所有金僞攜兒掘駭于衆曰金也金也天哀予孝故余畀云爾蚩蚩者見其金則驚臨以天則

又驚相與傳其孝不孝不然禁兒食可也棄若兒可也鬻之以濟母食可也殺之亦無不可也而埋則何說設當日者巨不生兒無可埋巨多兒不勝其埋則奈何使巨見金揮鋤不顧如管寧然則奈何或掩其處別掘之以卜天心則又奈何韓愈譏鄠人對以其刲股欲殲諸市若巨者其尤出鄠人上哉

張巡殺妾論

張巡可謂忠矣然括城中老幼食之非訓也殺妾非訓也孟子曰獸相食且人惡之又曰民爲重社稷次之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子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孔孟之言以爲有民而後有社稷民秉三綱五常之性尊使之死而安不使之苟免以生如禽獸也雖陽危急是去食時也食去民死卒其妾而死之禮也縱百姓食人已失信矣幷食其妾是朱粲趙思綰之爲非忠臣訓也臣事君猶子事父也父餓且死殺子孫以奉之非孝也或謂巡之殺妾激軍心也然軍人食之不足濟一日之窮敵人聞之適足爲急攻之計或

謂巡之殺妾望成功也。然巡有功則爵爲上公。妾無罪而形同犬彘。于心不安。請于朝而旌之。于事無濟。樂羊食子。吳起殺妻。其所以忍者殊而忍則一也。孟子曰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殺一不辜而號忠臣。君子爲之乎。然則鄧攸之抱從子而棄子。亦非歟。曰子與姪天性也。濟則並生。不濟則並死。廢一不可。理之經也。至于兩讎。事之窮也。吳晉榮與魏戰。遇水人攀其船。船重將覆。船人以戈撞擊。榮止之曰。我求生彼亦求生。俱生不得。俱死可也。嗟此言也。足以評巡與攸之過矣。

殺妾饗卒按三國志臧洪已爲之不自巡始也巡得重名故論之後見池北偶談載巡妾報冤事撫青徵忠敬巡祠衆見何乘資解說妾係自縊非殺云云稗史言雖不經然足評人心之所同自記

徐有功論

生人仁也殺人勇也然生人之勇甚于殺人何哉殺人者侃侃類公縱平于理君上無所疑焉生人者迹類徇私往往人求援而巳先不免非勇過賁育其孰能之余讀唐書至徐有功傳而不覺涕之淫淫也當武后朝酷吏傾興獨有功能持平法人皆稱有功寬厚長者而不知非以知有功也有功上與武后爭下與酷吏擠厭瀆于死而不懼者其中有所守也所守惟何曰法而已矣法者聖人制之祖宗定之原非徒為天下臣民設也誠恐後世為人君者寬則弛嚴則濫惟予言而莫違故設一定章程以平天下之罪以制一人之喜怒而又付之

廷尉司寇俾抱此以與天子爭奈天下之爲廷尉司寇者多而如有功者少也則亦有法如無法而已矣孔子曰吾未見剛者曰守死善道如有功者不愧其言雖然有功豈果縱朝廷法以失出爲名譽哉昔徐邈在魏武時人稱爲通及在涼州人稱爲介或以問毛玠玠曰當魏武時人皆毀車服以崇儉而徐公不改其常故名爲通今士大夫風流相尚而徐公不改其常故名爲介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當武后時賢如魏元忠薛季昶俱以嚴見憚而有功獨多平反然則史稱其多失出也非眞失出也舉世失入則有功以失出聞矣猶之舉世尚通則徐公以介稱矣有功但知奉法而已不

知其出與入也且夫君子之救時也不可守其經而不達其變也孔明當劉璋後治尚嚴有功當武后時治尚寬此因時而變者也崔郾治鄂則寬治陝則嚴此因地而變者也古之君子以矯時救俗爲達變後之君子以隨時徇俗爲達變使有功生于梁武之朝以麪爲犧牲殺人不抵罪吾知必泣好生迎合上意者周興來俊臣輩俱能輒而爲之而此時之引律固爭必以殺人爲事者安知非有功耶君子自道其常而世人自異其耳目也小人可使爲善而君子必不可使爲惡也可勝嘆哉吾又嘗疑惻隱之心人人有之武后殘酷人人知之然而如有功者絕少則非寬厚長者之難而守死善道之

難也使有功稍有畏葸之見爲后所挾持必不能獨威屆已屢躓屢起惟其殺之不憂救之不喜后雖獨斷天性感動而不得不亟其人不得不從其請向之所謂酷吏誅殺殆盡而有功三坐大辟卒能晏然以壽終其初心必不自意至此而卒其所以至此者其中又有天在故也嗚呼

錢唐袁枚子才

高歡宇文泰論

取天下者馬上也治天下者非馬上也開國者必使其治天下之心勝其取天下之心而后可以固本而垂基予觀高歡宇文泰之廢興而愈信古人之不我欺也歡與泰出處相若才相若勝敗相若鄴下關中之形勢亦相若乃歡死齊無一介士而齊卒滅于周者何哉蓋歡知所以取不知所以治泰知所以取兼知所以治故也夫取天下者武也治天下者文也取天下者將也治天下者儒也歡有十厙狄干不能抵一蘇綽泰得劉璠比

之際機擬人其倫歟得陳元康稱為孔子令人嗢噱歟父子奪妃啟文宣武成之亂泰明經講學啟武帝之好儒夫當兩雄相角時譬如艾旃為防其勞伺以千鈞之弩稍有開則破且入之矣以父子兄弟淫虐之朝而當數世重道崇儒之主其能無敗乎雖然泰非知道者也泰覩醜其君較歟尤逆其所行均田府兵大誥學校亦不過附會古方于萬一而已然為田于大旱之時畢竟有桔槔一日之功者其苗後枯若鹵莽而種之則亦鹵莽而報之理固然矣或謂高洋虐過梟獍殊難化誨然其為世子時見射堋者人形貴高隧之曰堋上習射作狀形可也何為猝目射人是其初心未嘗不愛人也使

歡與教之因其不忍之心而推廣之安知非令主也縱之不教而瞿瞿然以侯景為憂不以家法為念可謂不知本矣隋文帝亦曰常恨高歡不能教其兒子當時早有此論然文帝知教兒子而不知其所以教故其視宇文也亦悒悒嗚呼宇文且足尚而況乎眞能行聖人之道者哉

張良有儒者氣象論

伊川稱良有儒者氣象余甚惑焉若良者范蠡范雎之徒耳何儒之有謂其能報仇與則荊軻聶政皆儒謂其能決勝與則蕭何陳平皆儒在良豈忠于韓哉酈生勸立六國時良果爲韓正當成人之美使韓有後矣發八難以阻之則韓絕且良亦豈忠于漢哉良見高帝春秋高思自託于呂氏故說爲太子樹羽翼其子辟彊年才十五童子何知而說丞相授諸呂以兵非良之貽謀而何倘太尉不得入北軍則劉氏又絕儒者絕兩國可乎或謂良善藏其用明哲保身類儒不知良之用久已盡矣其中無所藏也良教高祖誅降背約智囊已竭此外

不聞有久安長治之道告高祖而高祖不用者叔孫制朝儀陸賈作新語旁人紛紛自附于儒良居其間漫無可否其所藏者果何用耶若僥倖免禍則爾時不將兵者俱斃終不獨良也然則伊川最重儒而偏許良何與豈以其狀貌怕怕類婦人女子之故與

駁歷鑑李德裕論

報恩類喜報怨類怒喜怒者皆性情之所必不容已者也然喜怒以類者鮮矣故聖人不禁人之報怨而但教之以直若曰怨其所當怨亦報其所當報可耳若必矯其情而姝姝然曰我但恩報不怨報也則淆黑白而蔽天良其所謂報恩者亦偽也歷鑑稱李德裕裴度俱爲賢相而李以報怨故致竄死海上不能如裴之善終又曰李之黨多君子牛之黨多小人李報牛是以燕伐燕陋哉范氏之說也孔子曰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李既爲君子牛既爲小人以君子攻小人所謂惡不仁也非報怨也若不問其何以怨何以報而但以爲有怨無報

是文王聞崇侯讒已不當伐崇周公聞管蔡流言不當誅管蔡也漢蕭勳救正和曰我為梁使君謀非為蘇正和也怨之如初設蘇有當死之罪勳必殺之穆宗用裴度不聽故度不得行其志度果大用則李宗閔皇甫鎛輩度亦必殺之何也不惡不仁不足以為仁也夫刀鋸者聖人之所不能已也虎豹者造父之所不能馴也純臣愛君之國甚于愛己之名故除小人如農夫之除艸惟力是視苟有避嫌之心調停之說與覽一分為將來餘步恐朝廷手滑吾輩亦不免凡此者皆私心也皆中人以下語也宋之天下所以不振者正坐當朝大臣少一德裕耳溫公作通鑑以德裕受維州為非故棄米脂

四郡以與西夏范氏作唐鑑以德裕報怨爲非故于熙豐小人不勸誅戮而賢之意自謂薄德裕而不爲宜若國安身安俱如裴度之善終矣李之國不安至淪沙漠身不安幾至剖棺較德裕之禍只一身非止一黨者反較酷烈豈非識力不純斤斤于禍福論人之故哉若夫黨文不可辨論焉洛黨蜀黨朔黨皆賢人也其道宜散宜解而不宜結牛李二黨一君子一小人也爲君子者宜報宜殺而不宜寬宣宗居藩受武宗抑倒故登極後復僧寺貶石雄專改舊章不用毛髮漸灑之李太尉自有汗透重裘之令狐綯至矣然一則戚服三鎮一乃郊迎龐勛捨駛驥而策駑駘其效不彰彰可覩乎厥後周

擢入相璧奧戒曰願相公無權蓋亦有戒于德裕而爲此言不知門生天子之日權終不在相公也善乎宋尹源之答客問曰人臣不忠孰大曰無過爲大嗟乎若德裕者固人臣之有過者歟

姚崇宋璟論

唐姚宋並稱而議者多優宋而劣姚余謂不然夫仡仡矜矜嶄然壁立立于朝使百辟消其邪心此臣道之如山者也宋璟是也靜深有謀涵蓄一切惟幾也能成天下之務此臣道之如海者也姚崇是也然而山雖高蛟龍不居海雖渾變化不測余故曰崇勝也夫人主之愎諫而暱小人者情也所貴為大臣者不逆其情而善誘之以歸於道不必有排斥小人之迹而能使之與人主日疎崇之對幸東都與其黜姜皎罷魏知古者皆璟之所不屑為而亦璟之所不能為者也吾嘗謂天寶之禍宋璟在猶可弭而姚崇在則無慮何也彼明皇者英主

也其畏璟而愛崇也素矣源乾曜奏事稱旨必曰姚崇之謀不合則曰何不與姚崇議之自崇死而天下無如崇者李林甫始得以才見用然臨軒之禮卒不相假者終知林甫之非崇也知其非崇而必用之者太平日久而樂用才臣以自暇自逸則始任之爲快而張九齡者宋璟儔也有其道無其術道不合則爭爭不得則去九齡去而天下無爭之者李林甫始得以才見用使其時有若崇者爲之內娛主意于所謀發而陰以計擠小人于外則終元宗之世林甫不得專政而祿山不得入宮矣且人但知爲璟難不知爲崇難但知用璟難不知用崇尤難張易之譖魏元忠使張說爲證說許諾宋璟

要之卒以畋悔祟告謁十餘日諸事委積盧懷愼不能決惶恐入謝夫以張說之反覆而一旦效璟卒爲正人以懷愼之忠清而終身效祟不能决事豈非德易及而才難俊者乎人主雖非甚聰皆能涉獵書史審察邪正若璟之犯顏諫諍公罪也中才之主雖重逆其意而心固識其忠若祟之縱行不矜所使者以賄敗此私罪也苟非大度之主又安能用之而不疑今有棟梁之材而不免贅疣之形此正因衆人之所棄而大匠之所取也嗟乎從來君子之自爲往往多疎小人之防身往往多密以姚宋之賢開元之治兩人皆以微罪行不久于其位李林甫獨專相二十餘年君臣魚水彼其罪過必十倍

姚宋蕭蕭矣然而明皇甘以天下付之至于高力士諫而猶不悟豈其工于防君子而拙于防小人哉要知姚宋之過易于見聞而林甫之惡難于發露故也讀史至此不能不掩卷而深感慨焉

此已未館課題也時習翻譯不與課溧陽相公嫌諸翰林多優宋而劣姚特授意命作似亦未乖于正姑存之自記

宋儒論

古今來尊之而不虞其過者孔子一人而已其他則尊之者習溢其分則攻之者必損其真過尊者迂過攻者妄此吾宋儒之論之所以作也今有飛隼集于高墉天下之善射者皆操弓挾矢而至非射隼也射其集于高墉也不知隼果高射之亦何傷于隼然必以高墉為惟隼所居而不敢一窺其巔則又惧矣夫宋儒之講學而談心性者際其時也氣運為之也今之尊宋儒者亦際其時也氣運為之也是何也漢後儒者有兩家一箋註一文章為箋註者非無考据之功而附會不已為文章者非無潤色之功而靡曼不已于是宋之儒舍其器而

求諸道以異乎漢儒舍其華而求諸實以異乎魏晉隋唐之儒又目擊夫佛老家講張幽渺而聖人之精旨微言反有所閟而未宣於是入虎穴探虎子闢二氏之室儀神易貌而心性之學出焉夫創天下之所無者未有不為天下之所尊者也古無箋註故鄭馬尊古無詞賦策論故鄒枚鼂董尊古無圖太極而談心性者則宋儒安得不尊然而箋註帖括明經之科變矣詞賦策論進士之科變矣元仁宗以經義取士以程朱為式則至今猶未變也明祖開國又首聘婺之四先生勸頒宋註以取士而宋學從此大昌易所謂窮則變變則通正此之謂乎故自宋儒之講學人之尊宋儒者皆際其時也氣

遐爲之也雖然講學在宋儒可在今不可尊宋儒可尊宋儒而薄漢唐之儒則不可不尊宋儒可毀宋儒則不可又何也曰孔子之道若大海然萬壑之所朝宗也漢晉唐宋諸儒皆觀海涉海者也其註疏家海中之舟楫柂篷也其文章家海中之雲烟草樹也其講學家涉海者之郵驛路程也路程至宋定矣詳矣但少一行者耳求之能行惟恐有開何暇再爲之貌其迹而拾其瀋乎有源而無流溝井之水也有本而無末槁枿之木也安得不考名物象數于漢儒不討論潤色于晉唐之儒乎若夫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學者果能望道有見殊途同歸當亦宋儒

所深望又何必乘間抵隙摘其過沒其功耽耽然姤其兩廡之餐而思攫之也然則宋儒之於聖道其果至矣乎曰難言也觀高堅前後仰鑽之歎則知顏淵之于孔子有間矣觀性命誠明迂遠之說則知思孟之于顏閔又有間矣此無他生知學知困知之次第終不可紊而可語上不可語上之說夫子已明言之宋儒雖賢其能在顏閔上哉其能衍聖心而遺漏不失哉後世學者未必能勝宋儒亦未必不如宋儒要惟是其言而不必迂拘墨守非其言而不必非薄詆呵則所以論宋儒者定矣所以論漢唐魏晉諸儒者亦定矣

駁公羊氏宋宣公議

宋宣公知其子之不賢立穆公穆公感宣公之義立殤公二君能行古人之道足以風世公羊曰宋之禍宣公爲之東萊氏比之燕噲此悖理傷教戡之大者也不可不辨宋殷後也兄終弟及殷之先王有行之者矣傳曰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是殤公非令主也華督殺孔父淫其妻殤公平日之政刑可知矣使宣公居正而立之其禍尤速也華督先有無君之心而後動于惡非先有立公子馮之心而後弒殤公也督既懼誅必有所弒督既弒君必有所立是時雖無穆公殤公不免于禍雖無公子馮殤公亦不免于禍宋之亂華督爲之

殤公自爲之而謂宣公爲之乎使穆公在督必不敢爲惡殤公亦得終其天年矣宋之禍謂宣公弭之可也謂宣公爲之不可也穆公之立殤公非宣公意也督之立公子馮非穆公意也督之弑殤公亦非公子馮意也惟馮立而不正討賊之義且寵其位以督爲宰則馮之不賢又可見矣與其立不賢之子以隳社稷不若立見之子以成先君之義穆公可謂賢矣宣公可謂知賢矣春秋時弑君三十有六彼皆父子相傳公羊所謂大居正者也其禍又誰爲之乎後世宋太宗殺德昭立其子爲萬世諸君子因執居正之說以濟其不仁之心太宗之禍公羊爲之也

駮蘇子屈到嗜芰議

屈到嗜芰臨卒命爲芰子木不從國語是之柳子非之蘇子作論陋柳子袁子曰是蘇子之陋非柳子之陋也蘇子之言曰父子平日可以恩掩義死生之際不可以私害公謬矣父子之間有私而無公禮曰子不私其父則不成其子孟子曰父子之間不責善果芰非禮尚不可爲當父彌留易簀之際子木早宜涕泣而諫不聽其父於地下矣不幾諫於生前而責善於死後是欺其將盡之魂而餒其求食之鬼也蘇子曰恐其父以飲食之名聞於諸侯則更謬矣夫籩豆之事其昭告於鄰國者古未有也但儀禮所載膮膴鼎俎雖有定數然將之三

傳徵之史冊求聞有列國之諸侯大夫為增一果滅一牲而受莫惡名惟屈廷之煩稱博引以禮奪情然後其父皆受傳於人間其子撤受又傳於人間揚其父為飲食之人而顯其身為守禮之士致千百世後有蘇子者猶嘵嘵然慨其父而孝其子是皆子木之使之聞之也使屈到嗜之子木為之則家庭常事人間比比然矣民不及知而嗜亦必不識也且先王已立廟矣復為之立寢諸原以伸人子之私使之思其所嗜思其所欲也中廟月設其裳衣薦其時食裳衣豈有一定之衣而時食寧有一定之食哉月令以含桃羞寢廟而朔以猶臘薦帝后猶能倣而行之使子木抑其禮於廟而申其情於

報求為不可也讀史大夫楚氛甚惡原不足責而郎明斷于身為文人不知孝並不知禮何也然則魏武子陳子車之從殉其亦從之歟曰殺人以成孝吾未之前聞彼則所謂亂命也然則何以不諫曰諫則其父必命殉者先死矣是又宜將順以濟其美也君子之於孝也權其大小輕重而已矣

書院議

民之秀者已升之學矣民之尤秀者又升之書院升之學者歲有餼升之書院者月有餼此育才者甚盛意也然士貧者多富者少于是求名騐而謀食於上之人擇其能也則又挾區區之票假以震動鄉隣之而自謂能教士嚮過矣大借者首先養判之辨又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聖人訓也今疚之以至微之利而惕之以至苛之法其謀入焉者半苟賤不廉者也苟賤不廉之人養之教之何所用之夫養士與養兵不同兵非民之秀者也然今養兵者習騎射擊刺不過月有考歲有稽而已固未嘗閑其出入禁其居處也教士者加苛焉是視士

不如兵也然則書院宜如何曰民之秀者已升之學矣民之尤秀者升之書院民之尤秀者一郡中不數人吾寧浮取之以備教則亦不過郡二三十人而已以儌數百人之費餘二三十人既可贍其家絕其旁騖而此二三十人者師師友友絃歌先王之道以自樂則又安得有譁譟之焉侜張佻險于其間耶爲之師者無多弟子博習相親以故憤易啓悱易發繹義易傳治事易治國家他日用人捨書院其焉取之中庸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孟子曰堯舜之仁而不偏愛急親賢也即此意也漢州郡貢士戶二十萬以上才舉一孝廉以京師之大而太常弟子不過五十人以與公之賢洛陽之盛而

所舉秀才僅貢諸一人其愼重何如然則彼之舊隸書院而籍以養者將汰之歟曰養士與養孤寡不同彼哀其終而收之此謹其始而擇之也而云何不汰也然則何以知其尤秀者而擇之曰取人以身擇士者秀則所擇者亦秀所謂規有摹而水有波也噫乎今之寬于養士者既視之如無告之窮民而嚴爲者又視之出兵以下且不知已先求知人此予之所以嘆也不然書院在在有也而不聞受其益者何也